



司車

管子全書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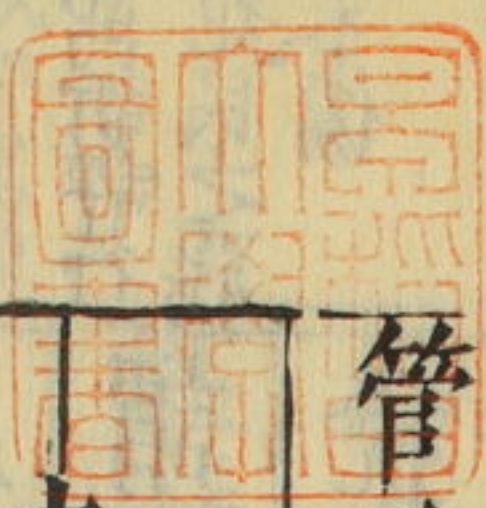
□ 13
2585
6



仁12
2585
13-6

天正九年三月三日寄
磯貝部外氏贈

管子卷第九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

預映篇末光景

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

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

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

朱長春評都
虛言虛事為
美夸張華君
雄駿如由韓
口稷下諸先
生為之耶
張勳評文極
高古前後編

構最嚴密而
往得趣
朱長春評敘
散敘次如不
關應中開應
先奉之知

沈鼎新評行
政犯民之惡
則本傷

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
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盡
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令寡人之有仲
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
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
以自度得至管子對曰君言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
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
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
稅歛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

撫貳評薦廟
古人重其事
也

朱長春評敘
桓仲君臣一
段作疾不救
以愚弄諸臣

時公輕其稅歛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
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
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
廟告先君而後行所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謂
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
吏因朝廟而定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放人入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
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
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

詞景如畫臣
請以慶西言
歸結如陳法
如解佩如射
覆奏策中敘
范雅昭王相
見一段情事
略相當

體。紉。胸。稱。疾。初猶摩也。自摩其胸。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
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
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棣。千。元。反。棣。所。以。嚴。節。之。陳歌舞等瑟之
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
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
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
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
筍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
北。解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

葉永心評危
言疎

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鍾
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
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
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鍾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
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鍾磬之縣。
伐。謂。所。併。除。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官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
曰。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
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
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

張極評法古
太公多用此

法

朱養純評定
居行令訂畫
北密

與分於疆。若救三國。是分於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
國當定其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
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
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
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
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
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
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
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

楊慎評其
雌雄有幾焉
文在有序

朱自春評詞
如綺敘事之
巧然要知可
為筆畫不可
自兩家一國
體一詞體故
孟堅著史記
曰其文直其
事核

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居
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人楚
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東山之西。水深滅
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塹。塹。敗。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
塹。塹。敗。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
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
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其既以
臣為明賢。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
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

楊慎評一篇
之事智定干
不救更定于
不交桓幾中
折于楚而仲
持之所謂鴻
翼者也

朱長春評全
述前語戰國
文如此

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仲父何不遂交之。是違於道也。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燹。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垓。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

朱長春評文
奇事亦奇因
其文武而文
武用之所謂
大上貴因陰
陽轉移仲氏
之所以匡伯
也
朱長春評召
陵之師兩君
無遇也安所
又安所令

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日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

東安請宋鄭取其雖百代而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無敢毀者也
傳平
楊慎評或云發其夾塞或云即夾字而易其用筆簡如畫
張榜評是楊鶴南北往來光景
朱長春評一冷語應上作結先秦史記外無此體

楚不敢隱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汶音岷從出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朱長春評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謂天下以力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計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偃甲遵晦而捐封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換初末而誅意一統政而無

專封爾有是乎伴沃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與上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奚行鞭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有鬪同室也未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鄉隣之不畜而被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爭義天下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競于人一蹶不振矣故不救是也兵出萬全也謂不救以利人之禍又自利名吾不敢信險難安忍之尤何用日正而不譎如其仁如其仁夫管子士議之所借尊也將反以尊之為柴之則此類是也

霸言第二十三謂此言足以成霸道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化人易代謂美教化則地義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屬之

梅士章評先羅列一段便

楊慎評網中
珊瑚鄰紅
溜可以發漁
父之笑
張嶠評有事
為聖王之利
從古已然

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暴王殘之修其罪
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
維持其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
兼能正他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
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
不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
暴王之常也非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
然後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
日資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
也

楊慎評網中
珊瑚鄰紅
溜可以發漁
父之笑
張嶠評有事
為聖王之利
從古已然

國之入也鄰國有焉因其入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
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
而多獲遂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
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
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為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
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
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誦有所信所謂尺蠖之然然後能用
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

張嶠評下而
王之鈞而臣
之豪傑讀此
可以寒心

趙用賢評以
我明威之振
征伐人者何
令天下之權
而總之也

在於有權。權從在。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
於得地。猶勝也。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明大數者。那本
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
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
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故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均分
可以臣彼。地自利彼。因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
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
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
權皆令在

沈維垣評財
權刑賞總以
明人之行

黃震評術而
曰德其微

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績按遂德之行。猶
成德之行也。如此者。須遂親之。所謂親有德也。姦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因天下之威。以廣
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人。而公。攻逆亂之國。賞有功
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人。而天
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
日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則無以取。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
天下也。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春演非術無以取天下。非
德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舍
其元元。襲其詭詭。舍人之所往。獵人之所昧。但未有
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國將不保。何以取天
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天下而
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罔濟也。是以

楊慎評數語
至遠無不聽
皆精大意未
事而藏能候
時至之機既
事而動能制
天下之勢

術曰德德曰大。不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
大之德終歸于術。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
聖也。神聖則多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
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
樂玩也。春通曰使國壽國皆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
主臣則賞者爵祿慶予也。夫一言而壽國。故壽也。
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
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
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
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
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謂獨斷可以
自營而即定。

楊慎評數語
皆聖人之旨
幾幾乎易也
天下無後而
可以舉事故
王伯同事乎
此而出儒論
未然之

趙用賢評聖
人將動先知
其安危若愚
人則至意之
時方改易其
平素之言

故曰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
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
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
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智之姦謀。故憎惡
外也。春演畏微畏明。憎內憎外。老氏之旨也。伯家引
其緒經政。聖人獨藏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
天下弗知也。而常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爾
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欣累。不出戶而天
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
戒懼耶。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惕
而躍淵。神哉。無為而無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
人至危易。聖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
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
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

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

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而舉○舉兵絕堅

而攻國ヲ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
攻國ヲ春通避堅而攻ヲ瑕
破大ヲ而制地大本

而小標マ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春通**大本小標。漢之先破諸侯以攻項也。地近攻遠。秦之親

中國爲天下樞也。坐近而攻遠。所至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開中河內也。

以大率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

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之爲天

下正理春通正也而治之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也

朱卷絕評懼
備時時得莫
領矣

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
 如此。

故爲天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

下王^{トハ。ヲ}之^ヲ以爲王。天下樂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

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守。諸侯可得

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

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者之令皆從霸。

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平易。不寧。

之備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

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賊國。故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

朱長春評國
非其國六下
文體錯落變
化可法

柯澤平國之
轉移可畏

朱養純評三
觀三守三滿
千古不易

大政開國。大而不可為者復小。大而不可為則損。故復小。疆而不理者復弱。疆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財竭。故復輕也。觀國者觀君。君為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為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而非耕也。雖耕而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非非。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

李泌評勁骨
秀采語語石
破

不止。命曰武滿。所謂尤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公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為敵也。謂卿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也。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施薄而求厚者。孤。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甚。甚。苞裹也。上既狹。故為下所覆。國小而都大者弒。此二者常有。築弒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

趙國評博
專也君不
軍命則國
聽也
楊慎評博
也曲禮曰
博飯黍可
而沙不可
人心豈沙
在乎主者
累之

理也。此所謂兩權。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
命不高。不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桀紂之人。非
生而亂也。效之。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
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
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
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德義勝之
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
五勝。故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
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大凡

周元會評王
霸各有新

揚慎評心
至剛物寓

彊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
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
之。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多。吾
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衆
者。可以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
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
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
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必危。彊國少。先
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
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

善也。勿謂貪
存焉。至微。不
微。又曰。後言
方心而已。又
不必言。最在
乎。聖明。前
如。明。而非。明
語。可。然。究

雖列爵位。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爲賢。無優劣齒。是貪
不讓賢俊。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爲賢。無優劣齒。是貪

大物也。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

形大也。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最故可

以爭天。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其理之也。以平

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其理之也。以平

易。平而易之。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施。爵祿用地

道。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施。爵祿用地

何俊良評天
地人在人善
用

道。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施。爵祿用地

之。以權致之。則

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

之。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則自服。遠

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

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

伐之。此

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緩之。文武具滿德

也。唯文。武諸功。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

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

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特

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其失之也。以離彊。離

則爭節者也。故失春通

不附大也。下折節應。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

近而彊遠

國。故曰彊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

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趙用賢評制
節謂事大國
受其法令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葉水心評文
武兼至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而

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

沈氏新評立
功名者戒作
難違易故下
日相刑量方
知時

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
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
此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
君武以臣伐君若湯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
謂當兼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
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
其用師必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量方而知攻攻得
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
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料食
衆然後攻餘倣此

黃震評數攻
合洪

朱養純評得
失原自有數

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
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
而攻虛知其實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
在敦古在於合今時理世不在善攻在於霸王不在
成曲在於全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則權柄倒
錯謀易而禍反禍必反求計得而彊信功得而名
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
謀爭刑爭權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
則喜則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得則重令兵一進
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失則輕令兵一進
管仲

在正評謀刑
權三者關係
國勢極重

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疆國之兵可困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秦通得者陳失者，田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閔之取燕。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疆其威權既動，移而不親。實少為人所歸，如此但擅破一國，疆在後世者王。今專破一國，常守其疆，傳之擅破一國，疆在鄰國者，人破既

一國不能守疆，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春通范睢謂遠攻齊，夫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爵授有德則大臣

與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次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

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授事以能則人上功

有能然後得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

不交相訟。春通易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

各得其正，則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

人知所宗，故舉知人急，則眾不亂。春通知小人之依，念下

趙用賢評此
篇文法累變
而亦窮其天
下之奇也
劉績評此篇
指遠辭奇句
法變極不窮
最千古妙筆
也
楊慎評問前
有事文以立
之類如設懸
而文妙于啓

楊慎評大小
一體求音者
宜伐洪鍾定
律者先辨一
黍

管子 卷八
救之。眾無急。安得。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
亂。此句。行此屬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
此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名。言。國有常經。則
所歸。如此者。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
始。為政先小。從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
則給與之。死事孤。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其知
謂。或王事之子孫。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
數。則預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給其餼廩。餼。生食
有所準。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
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欲知其材之
所。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今吏
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其風俗所好尚。今吏
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問刑論有常以行。不

郭正域評何
字數。換文法
甚錯落爭奇

楊慎評問
即問義問族

管子 卷八
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
改易者也。今乃久。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
留其事。將如之何。制。度。官都。謂摠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
而。不行。將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
何待乎。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
當有所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齒。投之四裔者
也。問知其族。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
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家
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問邑之
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
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供
食。知其家數。欲有所豁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

即問收復哉
幾于王

朱養和詩以
士俱就田上
詳析一番

管子 卷九
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當有所收恤也。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人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

沈鼎新詳又
及承吏羣臣
外人可謂家
問無遺

士之受責。春通古債字。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在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春通承吏吏也。今尚曰吏承之。無田餽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餽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宜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

張嶠評男女
所出亦關國
用

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
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溉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
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續按物事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
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
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
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言其不農作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
直開口仰食何乘也牽家馬言直有馬牽家馬言直有馬
相配以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蒞百姓者
成乘

檠亭評兵
緊器械之用
更極國之虛
實

柯潛評又轉
調去

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工之巧
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
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
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
年也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
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
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弓弩
之張以張者衣夾鉞鉞兩刃鉞也衣鈎弦之造鈎
挽弦所以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厲屬可其宜修
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而造修之官出

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

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

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

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

故不可伐材其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有餘

伐材必以冬也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時簡稽帥馬牛之肥

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

膾其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

馬牛肥膾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

薦草之出入成生之會幾何其數若夫城郭之厚

美者出入成生之會幾何其數若夫城郭之厚

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

之幾察也君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

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

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

後曰先後詩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

得未為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為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

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

觀其材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

用也及執事并建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

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

朱昌春評國
之大事曰戎
及中嚴之亦
長篇運行牙
體不得不錯
綜示變古文
皆然
揚慎評末官
邪教問甚矣

朱養和評數
十個幾何字
語錯落而法
變幻首尾自
成結構

沈問新評禮
與親俱從地
出

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
是何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
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
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為防礙者絕塞之阨闕空之處亦
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
矣。

制地。春通地市關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
政也故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此言故言曰法地
以為政故曰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父子之親。高地
地德為首。臣之禮也父子之親。下覆
下地土承父子之親也。春通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
養父有恒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覆育之道一出

何俊良評萬
人和于市而
人各營其所
生

岳正評日盡
地職則市不
離地

于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官府之藏彊兵保
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具
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
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天
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和謂交易也萬人
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民荒無苛。句
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
春通民荒無苛句言地市之道盡雖各主異位毋使
歲荒而民不苛人連下為句目通。各主異位毋使
讒人亂普而德營。句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
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事之親自營也。春通亂為
句屬讒人普而德營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生則

九軍之人關者諸侯之取隧也謂關也而外財之門皆親矣。
戶也他國之財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明道以重告之。
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
市者勿征於關謂征於市虛車勿索索虛車蓋其煩擾徒負勿入。
徒負貨既寡故以來遠人謂征如此可十六道同。
齊國凡有十六道謂出入於關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
既謹而從令皆當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是聽其名之虛偽也。
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
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此則權詐之人無

朱養純評古
來開邊之患
皆由不以順
結即日撫四
極行法官明
制度亦無用
矣故問終之

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困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
春通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則權詐之人無所行其敦而貌德者不足困我也。
詰奸者必使貌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言異服。
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凡此掌行者之職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怨傷義邊信傷德。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貌德春通四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釁安能使同。
謂貌德故曰疆場之事。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令守法之官日行。
又令守法之官日行行邊鄙無關塞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春通制地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大而煩故以君曰申

而飾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罪也飭之卽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場慎守有常禁矣故直曰問於邊吏此問政與上諸同合應

朱長春評疊下六十問轉折陸離爲滑稽戲耶以爲天下之至奇亦天下之至無奇也廢一於宮廢一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廢耶非耶將一宮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更能現非佛否

謀失第二十五 闕

燐而悅反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九終

管子卷第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戒第二十六 所以陳 戒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

朱長春評戒後幾道保定之發故別干霸言而以戒名所謂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秘或黃帝以來道

猶斛之轉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爲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耕稼者原省助之春種

管子

流遺文可入
經言

為本。秋獲為利。今田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秋出

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

食其民者謂之公。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公。從樂而不反者

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公之行。於身桓

公退再拜命曰實法也。謂其法可實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

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

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

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

故曰無方也。春通搖性者情。復性者情。故無根而固

未生之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

而富。唯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修命之

元。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

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春通內固情復性

可尊。而道乃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榮榮生枯死

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塗之畏者

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天日聞

故曰遠期也。春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惟口

起羞。出好興戎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

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

曰天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功靜生

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

後揚評亦
固情一句收
上三句法佳

楊慎評此三
句與無疆三

句方相經緯

合之有樂

玉司云仙有

具製非獨切

失實法難獲

也故至人固

之入固仲豈

有道秘而姑

以分相其餘

耶
楊慎評生從
無方句生來

朱長春評濁
以靜之徐清
安以久之徐
生是靜然定
生此句總上

何良俊評換
作下尊賤
義也

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春通生之養。養形也。變而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

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春通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正順天。禁止聲色

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亾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靜

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

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春通仁。故不以天下

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

王。不以道輔君。而代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

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貪冒者耳。非

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道德

字便新目

當身故不以物惑。

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

是故身在草茅

之中而無懼意。

道德為量。何懼之有。

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

神

儻來何。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

而疾。德必真通。故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不為而成。

無為而。不召而至。是德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

故天

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

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

貌。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

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

成也。故萬物。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

心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

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

沈氏新評不
動者無為之
宗

三

郭正域評竟
作座右箴

楊慎評文成
者天下之慶
忠信者交成
之慶天下有
實得信友者
不讀書戒乎
魯彥評弋稟
以後撥拾似
漫

管子

而親。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

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多言而不當。不

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善吠為博學。而不自反。必有

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

為仁。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

言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以此其

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

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管仲隰朋朝

公望。二子施弓脫紆。紆。所以。而迎之。曰。今夫鴻鳴。

孔穎達患勞
飢死而上逆
施雖忠言何
裨

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

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

為羽翼。所。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

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

患飢。而上重歛。馬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

有色。親治。而遠有德。疎賢。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

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

若君何。桓公蹙然。遂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

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

管子

卷十

四

梅士亭評桓公多內管子至此因對及之

張嶠評欲得君之教最難

上薄歛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勿參乘朔月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一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勿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於是管仲與桓公

每正評三有後斷罪三有即周禮三有者一曰所金實多

葉水心評從教選得來

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不識二曰過悞三曰悖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煮鹽者也其樵蕪曰草封煮海曰澤鹽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故其物布天果三匡天下而九合諸侯

宋養和評輕
燕掠風整
復知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
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宮之
出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
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
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
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
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
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
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中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

趙用賢評此
言已不事
未嘗得入布
織猶君不下
小國故諸侯
不至也意者
或有不審致
諸侯之道耶

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
宮中既少織維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
君之行也故言更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
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今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
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
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
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

成爲天地無人不吝而後
成爲君相故
糾察之官台
衡之任不可
以其人之賢
而樂用之鮑
叔薦管仲管
仲不薦鮑叔
古人至公無
私

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
人一大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
隱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
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
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
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勝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
以善養人
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
知事必則朋乎
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已將不勝其而
莊子曰有所不聞有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
用知也能知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

語何如當看
別義人心志
一而數者
無一不忘明
之爲人殆真
不忘者

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
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
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
曰君請矍已乎
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
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
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
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

張榜評又知
數子偏處洞
見偏理

楊慎評謂
常在仲口中
趙用賢評言
江黃近楚已
久後君心歸
三國于楚使

過其上。今吾併得臣。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

以國。誠不能為國。以。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誠不能為國。以。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誠不能為國。以。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誠不能為國。以。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誠不能為國。以。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誠不能為國。以。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誠不能為國。以。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以國。誠不能為國。以。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

近於楚。為臣死乎。

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齊

君必歸之。楚而寄之。

以二國歸楚。若寄之。然則

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

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

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

假而不使也。齊通左傳曰。還我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易牙

言曰。北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

見魯春秋魯
僖公十二年
八年也是年
夏楚人滅黃
其冬齊侯使
管仲平莒於
周則管仲病

管子

卷一

八

時黃已先亡
惟江在耳

劉總評果推
心置腹

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又言曰。西郭有狗噬豎刁。暮欲齧我。而不使進。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奔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量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黑卯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

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靡。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朱長春評地
圖象思制分
三篇皆備書
談一節深一
節文亦一篇
精一篇義相
比合故應參
看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輟之險。謂路形。若輟而南有輟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道是也。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

困謂其地境。不可種藝。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

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首蘊在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

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

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知

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

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

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

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

於心。故其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賢。隱賢能。有私

臣不能議。

梅士享評明
智能而人主
又出以獨斷

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竇嬰李牧之爲也。春通私

行屬蔽賢。句。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

所謂供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楚以亡亡。

使百吏蕭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

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連什伍。使其什

鈞連有。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春通。揮

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圖。

朱長春評。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

者勝。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孟氏以城池

當之太淺。此但言地

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梅士享評。此篇論主兵者。既按地圖。因及軍衆器

械。所謂知形者矣。然彼已之長短未知。則地圖雖

趙用賢評君
相互相成

朱長春評參
患談兵處佳
言發珠屑玉
贈後人著
蔡權家十三
篇外漢士奉
之帳秘矣
楊慎評題曰

習熟。我猶未敢進。我軍之和輯未悉。則敵人雖有
釁。我猶未敢乘。故曰知形不如知能。能者。彼已長
短之謂也。知能不如如意。意者。我軍和輯之謂也。
然而將者。軍之本也。君者。將之本也。周旋於敵與
將之間。以上達君意。下適將心者。相也。故必主相
將。明知能三者具。而後可以成功。

參患第二十八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
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
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
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
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辜。則行邪者不變。道

參患文暢言
兵計耳。狂于
強弱二患。者
心迷不可以
計。二患在亦
有不能計心
不狂而國無
患。乃可以計
也。計在神明
要心之二盡
而數之一起
乃可用也。文
中其數不出
于計一句妙
房解好器戒
夫且語妙入
神

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凶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
黨。才能之人去。亡則空有外難。能士去。凶必構鄰。羣
臣朋黨。則空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為虎。故曰
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
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
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
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
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
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

李必評碑積
盡勇兵不可
能用如此

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三。至。當。一。軍。師。之。
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
可。當。一。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春。通。
軍。之。用。三。軍。當。一。戰。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軍。興。之。
需。幾。何。空。不。復。矣。善。師。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
者。慮。勝。而。動。計。日。而。提。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
師。行。一。期。能。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領。國。一。戰。能。
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領。國。一。戰。能。
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必。卒。喪。刃。
抗。貨。財。空。耗。雖。未。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
被。敵。勝。先。已。自。勝。而。後。利。之。則。戰。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嬰。骸。攻。者。必。智。
而。變。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嬰。骸。攻。者。必。智。
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春。通。善。戰。
者。不。戰。善。攻。者。不。困。兵。交。而。後。利。敵。雖。敗。我。已。傷。矣。
守。困。而。後。下。城。雖。拔。我。先。自。敵。矣。荆。棘。處。生。日。費。
金。攻。堅。則。軻。此。之。謂。也。故。曰。計。未。定。而。兵。則。戰。之。

何俊長評計
必先定談兵
之祖

梅上評管
論議敵是
於諸篇不徒
七知官也
法小已也
漢書上書
言事得
伯言志數

敗。攻。自。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
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
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
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
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
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拔。已。至。
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伐。
無。甲。單。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
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
伐。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單。也。人。雖。衆。無。兵。甲。
則。與。單。人。同。也。春。通。以。不。教。之。士。戰。所。謂。

語其書便覺
警惶一時號
為警惶然則
管子之經緯
大矣

朱長春評漢
初六經表
論錯皆管民
紹祖之臣子
餘食之宗人

管子
白徒為合。不知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
兵與無兵同。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
則坐而受死也。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
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
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
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
又具則天下不。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
敢守城而禦也。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眾懼而
自散也。春通器即兵也變為奇耳成兵成勝也

柯潛評動搖
揚標青

者義不還踵。句踐之蹈水。目順之鳴鏑。往夫也。席再
勝者。先聲奪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
游夫也。又桓公召陵之次。張儀六國之衡。所謂無戰
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
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
聚眾。金根姑與外齊非然
梅士亭評。兵刑原不相離。兵而小用之。則為市朝
之戮。刑而大用之。則為原野之誅。夫與師動眾。所
費既難量。而其勝又莫測。故計必先定而後戰。凡
器不可不功。士不可不教。將不可不宿。能主不
不豫戒。皆盡人事。以備天討也。蓋戰而勝。則除患
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患言不
可不參。詳也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

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

聖人賢士不為

愛尊爵

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

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

朱養和評修前行正是爭先處

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

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耳目不

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

前行多修矣

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春秋通借夷齊之名引武王之勝

武王非於

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

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

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

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

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

五問之

問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况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

大征徧知天下

大征謂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

日一問之散金財用聰明也

散金財有所募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春通散金財為問政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機數七法徧與

同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

耳目溝壘防御小此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耳目視聽遠

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强進呼傲則敵人戒

春通呼傲則敵人戒

苟聚則衆不用

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陣而謹

妄行則羣卒困

春通羣卒困

挫

春通知難不止故凡用兵者攻堅則朝也所攻既堅

黃震評入洞庭篇

黃震評入洞庭篇

張榜評所以
伐楚先發秦

管子

卷十

則軻而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攻堅則瑕者

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為所乘雖脆却

士卒脆弱故也春通攻堅則我困于攻而敵如處大

是使敵瑕亦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

敵之堅亦瑕矣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

孫子三馴之法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刀游間也

刀游理間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及天道之不行必屈

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及天道之不行必屈

不足而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

不行以牛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故軍爭者不

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有道者不

趙用賢評從
讀屬上句

行於無君規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春通攻無君非

可故不行完城池乘敗不可故故莫知其將至也

不行無君游其間別有術焉故莫知其將至也

先覘以潛襲所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

以不知其將至去而不可止春通不可圍不可止

而近故不知其將去而不可止春通不可圍不可止

去楚幕有鳥之比去而不可止春通不可圍不可止

善守不敵人雖眾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續按待即

知攻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字為句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必能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由強也而富

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

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

樂水心評語
翻注多好

權宜
學子須有

管子

卷十

十五

張嶠評理分
所以制富強

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朱長春評。制分于參患。其言兵則內矣。此中權餘術也。決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子中厄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以正合。政以奇勝。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修上官之道。而不言其中。

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事。

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

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

言其外。

比。謂校次之也。若君道不明。則受令者。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

朱長春評。君臣散言治體。頗有至論。超名法之上。根道德之意。但不成體局氣。

索面支

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

匡。則百姓之與間。

間。謂隔得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為多碍而不通也。

猶揭表而令之止也。

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

示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

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

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

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

能上盡言。

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

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

言相希准。以為法也。

若望參表。則邪

者可知也。

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

其精也。以

人。嗇夫。任。教。人。

吏。嗇夫。任。事。

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人。官也。若督郵之比也。

嗇夫。任。教。人。

孔穎達等
戰由干誠則
知君臣不可
不合

朱養純評人
皆先自諸賞
先自去罰教
律所關不淺

夫亦謂檢束。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百姓之官。

以行。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私。

臣合體。莫不至誠。故入可。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

吏嗇夫盡有警程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

衡權斗斛文。効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効。以爲正。不曲從其私也。

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

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

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

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爲非。雖有豫怠。不敢爲敗也。續按言教律既成。

姚樞評常事
非明法不應

惡不能損益。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

業。謂因人嗇。乘其事。謂乘吏嗇。而稽之以度。又以國

考此。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

也。善者。自應賞。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亾之辱。僇死之

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不敢疾怨。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

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主德之有常。不輕爲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

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

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

張衡評兼分
固其事道之
常

蘇軾評明相
太清繼意客
治

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
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
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
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
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
上明下審。
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
以產供上。各有不相德。是以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
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
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

周亮會評
德仰生語自
饒媚

沈氏新評道
德乃制令事
業之經

工。原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
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上下有體。夫為人君
者。應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應人。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
臣者。仰生於上。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必
得足。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指君食之。各
也。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
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徵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
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
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事

何俊長言
力所以貴愛
柯潛評公恐
相揆者又相
詐

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
是故君人也者無愛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
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
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
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
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
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
故曰以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
相揆也。

楊慎評一善
也知善即聖
身善則善人
而已矣。善居

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
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
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
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春通共者。侵分上柄。
國如兩君。專者擅奪上勢。有重無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
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
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
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為人君也。身善人役

形器之間即有私知惠而不忍於刑故惠賞而不忍刑也

管子

卷十

也。身善則材能可。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任故為人役也

故任人而不自任。故知善而不人。君不公常惠於

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

國無法則民多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續按此言君身善之

弊。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此言

善之益。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

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此言

君不言智解聰明。以此乃臣下之。是以爲人君者坐

職。故曰大臣之任也。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

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

敗。當否便生福

之十也。續按諸生之職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

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官不

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

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

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

姓治。治亂在王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

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身

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

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

張榜評本不主則不治其源

管子

卷十

二十

楊慎評既設
法而合之說
盡世主之情

矯偽也。上預下事。則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
偽有餘而實不足也。
君故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
逆之行。逆。有士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
謂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
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
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
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茲

劉勰評食意
優勢大可危

楊慎評此言
似見桓之後
來
梅士享評姐
已與費中比
而殷亡褒姒
與虢石父比
而周遷哀姜
與慶父亂而
姒魯驪姬與

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
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内爭
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
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
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
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
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為而不成也。於是
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
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二五偶而禍
晉千古孔原
一轍

程敏政評據
法奉命便能
致天授官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橫謂紀察之官。得人罪者。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主位正衡。衣服緝絕。盡有法度。緝絕。古衣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為常也。共姦之。衆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

朱養和評天
子至庶人惟
謹為道法

李泌評習
于羊

丈尺一緯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緯。古准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僻。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為順正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

朱養純評言
庶人言官言
相而歸到君
削然美客出

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
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此
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眾官之法制也
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士量實義美
臣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安其
按此上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
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立三階
為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
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
瑞謂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大府者尤象魏所縣之法
也稽考其合否瑞或疑瑞字誤春通王制謂以歲之

黃震評道能
立生治以重

成質于天子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而官勝其在
各理其職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唯此上有
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
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
知而行之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
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
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其
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

張嶠評道歸
諸好惡方實
趙用賢評將
與之二句是
留賞留罰也

是無以生財。非茲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
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其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
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
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
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惡亦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民故
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將殺之厚之意則不能供

郭正域評不
留不宿故恩
流而人就

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或銷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
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閒礙故不供不振也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為有過者
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威人疾其威疾怨也
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
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
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家事人不事獨立
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
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

揚慎評典謨
中語

沈維垣評合
聽所以一體

孔穎達評參
駕六龍

管子

卷十

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
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
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
清芻蕘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
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
聚謂同所
歸是以令出而不稽
稽留也刑設而不用
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
先王善與民爲一體
以百姓心爲心故曰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
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
一國同一心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
非矣
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
耳聽有所極聞之皆牆窺而不見也
目視有所窮而名爲明君者君

沈鼎新評繼
信傳善穆然
三五之遺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目不壅非信以繼信善以傳善
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
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
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
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舉
臣亦猶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
是也
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
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
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
擇其可畜而畜之下以此事上
擇其可事而事
也上下交期於正
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
皆與治焉
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爲淫僻也

朱長春評。交論君臣共治。而君又統臣。主治者也。篇中往往注意歸重焉。有本之論議。亦甚平正。頗合道術。不為名法家。察數刻核苛言。書中政言之可攬采者。文雖不甚古。亦嚴勁典制。順不比濫。切不入急。當在荀韓之上也。可謂一篇文字。中間一二段。脈絡稍不聯屬。戰國子書。多如此者。梅士享評。此篇言為君者。緣道法以為治。授任而責成者。君也。効職而共令者。臣也。望表而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揆不立。舍法而行私。則為臣者援私以為法。於是乎內漏意於女寵。而外竊柄於大臣。內外朋黨。而國不仁者。未之有也。夫治生於法。法出於道。道合於民心。民無私則公。君無私則聖。故能合聽於民者。善治國者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終

惟州廣遠之外
中令其指其於
亂世之內
此乃其

